

182  
9

三州良民言行錄  
完

東京圖書館				
音	九	一	傳	
冊	號	八	記	
		二	類	門
		函		

00418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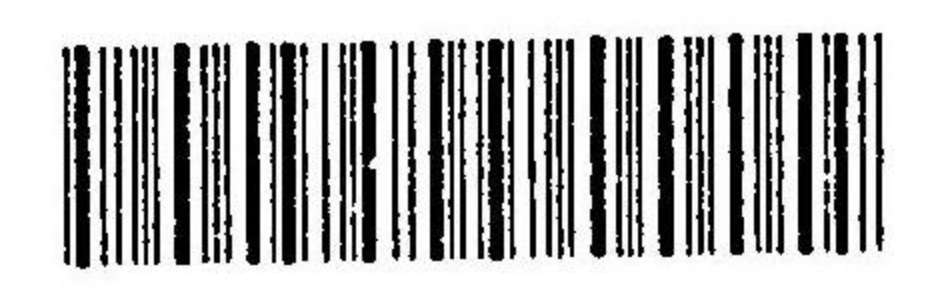
182-9

加越能三州良民言行錄

河合 良温/著

M17

ACE-0550





河合良温遺書

加越註

三州氏言行錄

明治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良民言行錄序

我新齊河先生講業之餘編牒於吾北海三州之顯  
民勞錄其言行積斯彙編名曰良民言行錄焉小子  
騰也幸託先生之末契得寓目於斯盛舉信蠅附千  
里之秋也小子之業在菁々者莪之卒章矣蓋夫庸  
言之謹庸德之行此君子盛德之所以懔懔爾也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此小人心術之所以日卑也故言  
語行事者君子小人之所表也是以或雖委巷之民  
而其言行亦有足觀者矣或雖臺閣之夫而其言行  
有忤天人者矣故曰臺閣不必有忠臣孝子忠臣孝



子不必在臺閣可不察乎今吾邦文化之盛冠冕於凡諸國上以之風行下以之草偃一皆臣工或以義著或以忠聞風化淳朴士習不偷忠臣孝子比肩而立悌弟節婦繼踵而出四竟怡々比屋可封豈可不謂風美之國乎且夫先生之所輯錄者不求諸鼎族魏門而求諸自朝不坐燕不與者以至委瑣斃子芻蕘徒步之民者何則蓋若被肉食者其言行之美自有家譜以存乎不朽焉而藿食者不然雖或有美德嘉言而身卑家寒人亦無知之矣先生蓋有慨然乎斯焉歟今夫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豈非傳述之

賴乎嘻世與人遷名與物變則將使斯民書行終涇滅同腐艸焉先生之斯舉蓋欲使後生想斯風軌以人々興起家々慕效火然泉達而日移善不自知也其用心根蒂理道而裨助世教之力良匪眇眇矣曠也不敏乃雖不能贊一辭而自雀躍於斯即便僭書於筵端惟愧無皇甫之宏才而永負污糞之譏遂爲之叙

皆享和壬戌歲夏季

金城後學 河合麟文龍拜題



右序一篇予之所以懇求於子文龍童者所以懇求諸童子者其意亦無他也蓋斯編所載者皆國之細小民而懿德美行罕儔者也俾之彰乎世而有聞而興起者豈莫裨於風教之萬一乎此子志之所以胚胎者也是時童子年劣十有四矣予因意童子而有文才如此矣使之弁言編首則德行也才藝也竝馳而邦國之美發揚乎遐邇豈不亦一盛事乎因請童子則辭謝一再遂乃許諾不隔日而文成因又請日記子姓名則併錄子之年齒童子逡巡而言曰如弗獲謝則唯命之從幸

見允則請辭何也則文固亡足道何乃自稱年之十四爲名之爲予愈益喟嘆不止迺意昔在宋熊克少而見知時人賞稱學老於年今童子之言如此則不特其才器早成其志尙亦老於年者非歟余弗獲爲之默而止茲記以諗諸覽者

良 温 識



三州良民言行錄目次

卷之上

池田市右衛門

小西小左衛門

泉屋又右衛門女太與

八兵衛

清五郎

深山靖庵

市右衛門

七三郎



久右衛門

六兵衛

多三郎

伊右衛門女杉スギ

權兵衛

仁太郎

宇都宮正庵女末スズメ

七兵衛女余所ヨソ

八右衛門

清八妻長チヨウ

佐兵衛女曾與ソウ

半兵衛

與三左衛門

重兵衛

久七

卷之下

六郎右衛門

與三右衛門

太郎右衛門

五郎右衛門



與兵衛

清六

吉右衛門女與津

喜兵衛母比佐

宇八

女僧妙順

淺右衛門女世無

七兵衛

安右衛門

小助

松本甚藏女土和

喜助

理兵衛女津幾

宗兵衛

二郎七

傳右衛門

與兵衛母以知

又右衛門

市十郎

紋左衛門妻豐



五郎右衛門五兵衛傳兵衛

伊兵衛理左衛門忠右衛門佐兵衛藤兵衛

平三郎平四郎圓四郎三右衛門伊兵衛又右

衛門

與助

長次郎

四郎右衛門總右衛門

兵右衛門

仁助仁助妹佐與

孫六

又右衛門

岸丈右衛門二女志婦比呂

九右衛門妾與之

久太

與次右衛門

平右衛門

三四郎

仁右衛門

傳兵衛



三州良民言行錄卷上

金澤 河合良温 著

池田市右衛門

池田市右衛門者、江沼郡賀加大聖寺步卒窪田卯兵

衛之子也、為小松城美在郡子能統卒池田平右衛門所

養、因冒池田氏、平右衛門以衰老故致仕、市右衛門

代而勤職、克順承祇服、而行止舉措苟無忤旨也、平

右衛門初有一子、以無行放去、退老之後、下髮為僧、

更名了山、邑有妙圓寺、適無住持、了山因將就寺棲



隱、以終餘年焉。市右衛門不安之、固請止之、不聽。舉族相與勸止曰、大人願曲從市右衛門言、了山故弗肯聽、曰素願也不可易焉、遂投寺而居焉。自時市右衛門勤職之餘、必詣寺、視起臥、具飲食、每有四時嘉味、輒趨而供之、嘗奉職如安宅。美在子能值風雨、往來甚難、鄰人南部莊藏恤市右衛門獨居無逢迎者、燭脚湯而待歸、市右衛門乃已歸、不及脫鞵、先將訪了山、莊藏曰、少憩未可晚也、辭曰風雨未歇、吾太不安父也、直趨造寺、其忠愛顧養、他皆類此、故了山每逢人、必垂泣語、市右衛門平生孝愛誠篤之狀云、寬政

三年四月、了山將之市右衛門所、中途疾仆、市右衛門僚友視而慰撫、使人告市右衛門疾馳而至、乃負而還、醫禱百術、備極懇惻矣、其視疾也、自起臥服餌、不敢令人爲之、衣被垢穢、亦躬治之、了山年七十餘、以天年終、市右衛門哀痛慟哭、感動鄰里、及至葬也、顏色之戚、皇皇如不欲生者、弔者靡爲不出淚者矣、市右衛門幼志于學、長而行治謹嚴、自從繼家、勤職不偷、專尚儉素、務省冗費、然而諸爲了山事、不問有無、營辦亡有愒色、朋舊居恒偉其志行、事聞、寬政三年、舊俸增賜米五苞褒賞、



小西小左衛門

小西小左衛門者、金澤城加賀地人也、為燄硝庫于庫在

河城之北邊、守卒、為人端莊、敬事父母、父沒、母性峻厲、

小左衛門妻苦給仕、一日晚小左衛門曰、吾之事姑、

且夕殫身焦神、而姑猶不悅、視我仇讐、吾殆弗堪也、

夫女生而願有家、豈願勞勩之如此耶、吾勞事辛艱

勩髡也、婢妾之所不為也、吾之生而苦也、將不若於

死而休之愈也、吾將投河而死焉、小左衛門頷曰、當

然耳、他莫敢言、婦流涕而謂曰、吾心決矣、尚奚憾焉、

雖然、今夫子疾視我死而不為一言沮我、亦何於室

家之好、薄愛之甚也、小左衛門嘆曰、惡汝何言也、

夫婦之事、姑子之事、親豈有二道哉、吾母猶汝母也、

汝苟怨母、不孝孰大於此焉、夫不孝者、天誅之所宜

加、王法之所不貸也、汝死當矣、吾奚沮之、婦於是慚

服、自是悛志而婉婉聽從、遂作孝婦、姑亦感悟、較就

溫厚、小左衛門有七男二女、季某年甫十三、一富商

將請養以為嗣、小左衛門族黨咸榮之、勸小左衛門

許之、已定約、先乎其往、小左衛門告戒之曰、若為人

所養、義固當如事吾矣、恪罔遺是言、季對曰、既奉命

矣、敢不敬領焉、吾聞義家父母、共年七十餘、衰老餘



息在旦夕、縱吾為之勞事、焦神、將無長、願大人莫以是為意、言未了、小左衛門艷然而起、色曰、豎子無道、夫志不存乎仁義、而徒、徇財利者、夷虜之道也、吾不察汝之倫薄如此、而急遽定謀、吾之過也、趨使人背約、於是族人又會、為之謝曰、彼年少苟且之言、爾今以一言之失、敗終身之事、不亦已甚乎、相與彌縫之、小左衛門故不肯聽、乃正色曰、古人有云、曰、戲言出於思、渠雖少年已十三歲、亦不可謂無知矣、吾豈此狡獪兒與、人之為哉、遂絕約、季子悔過、悛志、長而為善類、其餘子女亦皆成立、令終云、

又右衛門女太與

金澤賈人又右衛門泉屋稱之女名太與、以孝行聞、自幼出仕、家貧、父未嬰篤疾、母失明、祖母年九十、弟八歲、皆踉蹌徒食而已、太與於是入家謀養、紡績織紉、夜以繼日、眾口稍足、然而父醫藥用不給、悉捐簪笄衣服、以營辨之、祖母年已九十、因律賜給一口俸、祖母喜甚、乃屬太與曰、宜以是贍朝夕之資、太與曰、此是公家所以恩惠衰老之物也、非宜他用焉、為祖母之外、無敢以私焉、族為太與納婿、生一女、既而不合而出、太與寡居、圖畫家計、皆活存無恙、人皆謂篤



孝誠力之所致、寬政五年十月、街令召大與、界錢十  
五、鐸矜賞、自時之後、鄰境有志者、時饋米錢、賑給之、  
八兵衛

石川郡加賀鶴來邑農八兵衛、自少志行篤謹、及長來  
金城、爲賈人莊九郎科家屋稱山奴、莊九郎初家富財贍、  
後衰衰落、終至家財并喪、儼居焉、八兵衛痛憫悼之、  
雖力之無、可以辨給萬一、而且夕焦思殫精、思一期  
興運、而恢復祖業基趾、憂勤愈恪、莊九郎有兩女、其  
一蚤夭、自其初疾至終、八兵衛撫字調護之極厚、及  
其喪也、哀戚見乎面、殆如亡所生也、莊九郎哀其悃

幅如此、嘗諭之曰、凡人之遇否塞而屯蹇沈滯也、而  
猶所以底節困亨者、亦欲適時樹身也、然非其地、樹  
之不生、故其所以處身、不可不善擇焉、燕雀尚擇棲、  
矧於人乎、汝之忠實、何往奚仕而不善遇焉、汝是之  
不圖、而長爲貧家奴、非計之得也、八兵衛辭謝曰、敢  
不敬受教矣、雖然吾一委身於人、而無復貳之志矣、  
幸獲不負舊日異恩、而犬馬之齒沒于此、則願莫遂  
於此、終不聽、每與俸金、固辭而不受、終始而一、寬政  
三年、十月、街令召八兵衛、界米若干苞、賞之、

清五郎



鹿島郡登能所口賈清五郎、家稱財雄一鄉、聲聞遠邇、其先仕尾張、居于名護屋、後去遷越前大野、既又避亂來于能登、家於所口、兄泰藏耽籍經史、身事賈利、而亦能由道踏義為志、為親疏所信重、無子、以清五郎為嗣、泰藏亡、而清五郎繼後、亦能尚道、講肄經藝、不喜浮靡之學、其以商事轉旋四方、聞賢名則就而請正、蓋其所學一欲施諸行事焉、故其行己也廣而儉、其接人也忠而惠、人多愛而敬之、能登海中、多出沙噀、海濱之民、捕乾之以為海參、海內為奇珍、是以漕送京攝及崎港、歲巨萬、盡以清五郎舖為行頭、令

轉鬻之、清五郎嘗往大阪、津時會海參價騰升、而頗得贏利、乃歸鄉、以所獲之餘、頒與所市之民、民莫不悅、其惠感其義者矣、天明中、官吏來于所口、令海濱諸民曰、凡鬻海參、故嘗由清五郎舖、自今或願直納之官者、聽、僉曰、願得如故、辭如出於一口焉、由是清五郎不隕其產、令聲愈彰、遠近長老、推曰、之所口賢人、而不敢名、其所愛敬如此、市尹具狀以聞、乃賜黃金、免其家徭、列坐次於里胥之班、以異於平民、且令曰、諸服賈之民、宜倣清五郎之為也、所重賞又如此、天明五年、病沒、葬鄉西尼谷、乞洛儒皆川愿之言、樹



碑旌表焉、甲祭者繼踵云、

### 深山靖庵

礪波郡中越高岡醫深山靖庵、以技術精良見推、屢有起死回生之譽、爲人豪強不苟屈下、以名節自高、而愛物好施之心、出人意表、其施治術、必先窮閭孤獨者、其最貧者、予之飲食資錢、使其調養、及其得治、將錢物謝者、反與不受、間有耿介者強之、則爲之作色曰、毋汝之輩不可以財貨爲禮、而強求償於他、則於他亦有乖理損義之事也、凡人各量其力、窮乏相賑者、古之制也、吾時受貴富之聘幣、足以自給焉、今雖

不受於汝、亦不必德汝矣、人稱其惠德、農長又右衛門比居于邑妻難產、涉七八日、殆及危篤、請召靖庵、靖庵與一劑、乃得分娩、家衆大懼、靖庵乃歸、因先使使齋金帛酒馔、往厚謝之、靖庵見使、艱然而曰、吾不拒汝主之請、躬往救篤疾、汝主當趨來謝也、奚以使之爲、所遺之物、盡返而弗受、又右衛門聞使之言、驚馳而謝罪、靖庵於是釋怒、既而謂曰、吾昧生理、家固貧、歲末則資財窮乏、而難卒歲、以吾之單獨、莫可據仗、躬自困者數矣、吾聞吾子之富殷財豐、亦少垂憫憫賑恤之心、自今之後、臨時有乞、幸勿見外焉、又右



衛門曰、是易事也、敢不領諾焉、相約而別、及其年之終、使人問所約、靖庵辭曰、苟足矣、敢謝命之辱、至明年亦如之、沒身竟不乞假、

市右衛門

礪波郡正谷邑農藤左衛門以孝行彰、子市右衛門亦廸父行、恪慎克孝、每出入問安否、未嘗有惰容、婢妾僮僕遵之、執事甚謹、藤左衛門每旦出寢、命市右衛門以下家衆曰、各無恙乎、長幼皆跪、兩手着席敬對、而各就勤、夜輒藤左衛門又命於衆曰、各宜止息、衆敬對、然後成就寢、以爲常也、或有時而亡辭命之、

則衆以爲有事不協于乃心、惕厲戒懼、無敢出言者、其祇肅恭敬、率此類也、藤左衛門年耆失明、自此市右衛門愈益竭思顧養、進止坐臥、常在側扶之、若有故出、則命婦侍給、雖他人請代之、皆弗聽、嘗屬郡中饑荒、民多流亡、市右衛門族失產、就而仰食、市右衛門賑待四五年、因之家稍衰耗、而市右衛門恐傷老父之心、而不敢使知之、方乎隆冬、祁寒之時、則每暖室內與婦侍坐、笑語奉其歡、一以調養氣體爲務、猶或察其有厭寒之色、乃以躬所衣之衣衣之、蓋貧儉如此、而供命趨走、未嘗廢禮也、力田最精敏、是以雖



三少正言个金身一六  
貧、不至逋稅也。其接隣鄉也。率由禮讓。未嘗有與人拂。其初富盛也。苟不以驕人。其終也。雖貧。不敢以下志也。人譽嘆其操也。元錄九年十一月。有公命。俾郡令賜市右衛門銀若干錠。副以油絹五端。爲其父。且使父子並受米俸。沒身給之。

### 七三郎

七三郎者。礪波郡興法寺邑農長右衛門之子也。天資孝友。父爲里正。弟彥三郎放恣驕橫。貪恠亡狀。好爲陰險凶隱。而七三郎以友愛遇之。能誨而不倦。彥三郎故罔有悛心。亡晝夜慢遊鄉曲。間亦用私斗。竊

貪機利。事稍稍彰聞。而鄉人咸意其父之所爲。乃捕而送。致于小杉之衙。因下吏榜笞窮治。長右衛門固以事不出乎己。不能置對焉。迺議爲長右衛門辭不。明。遂囚獄。七三郎聞之。驚駭。悲嘆失措。直趨抵于小杉。哭於府上。自告曰。私斗之事。我爲之矣。具道本根。所以長右衛門不知狀。於是長右衛門得釋而歸。七三郎因下獄。吏連累訊鞫。七三郎他亡所言。願受行。竊罪。速伏重誅。久之。郡邑往往傳道。私斗之事。實彥三郎之所爲。而七三郎悼父冤。飾誣詞。以身代之。甚可憫恤也。於是里正伍長等。以是告于鄉宰。宰乃遣



吏本邑踪跡驗問、僉曰、七三郎資性至孝、亦克友其弟、志行貞正、為一鄉所信矣、決非為若濫惡者矣、司吏請奏置之、而以七三郎始任其罪而不辭、無辭于原之、於是鄉宰具狀、達于政府、以請裁旨、獄官以實聞、乃速有特命、出七三郎於獄、賜十口糧、及黃金十兩、大賞其孝友、彥三郎亦以兄故、見闕畧、時元錄十三年十月、也、

久右衛門

羽咋郡能登生神邑農久右衛門、以純孝忠愛彰乎郡

國、父善兵衛為里正、志性敦厚、祇服稼穡、日省視田野、不阻人我、勤已厲人、耕種不後時、是以年穀登衍、人足食給、邑中安堵、凡所貢稅、常先於他邑也、郡令嘉之、元文五年、有命、賜善兵衛廩米、褒賞之、伍長及平民十一戶、同獲賞賜、以善兵衛故也、久右衛門以父老不堪職、代為里正、其以公事出也、凡所聞見、必反告之父、私出亦如之、家事巨細、必咨稟於父、苟亡以私行、夜輒掃父母臥內、出乎戶外、敲席拂塵、令其淨潔、以安臥父母、每夜如之、隣人常以聞之、為卒夜作之限也、善兵衛有痰喘、動輒發作苦悶、久右



衛門常憂之、嘗同郡富木邑僧來宿、見善兵衛語之、曰、葷蕪能治痰、吾邑所產特有奇驗、善兵衛因懇求、僧曰、方今雪深、不可以得焉、宜期雪盡、言未畢、久右衛門出、善兵衛怪意、彼每出未嘗有不告、而今不特失其常、且失所以待客之禮、爲問、久右衛門多携葷蕪而來、曰、試就山間索、幸遇所在而獲焉如此、衆皆驚嘆其孝行、久右衛門資性篤實、苟不以欺人、亦不苟見欺於人、時如富木邑市沽物、未嘗有評沽、人亦知久右衛門而不貳其價也、久右衛門家自善兵衛時市馬、久右衛門寡欲愛人、妄莫以之貪利、間雖有

逋貸其價者、察其人窮、則亦不敢取責之、爲其得利甚少、人或勸廢之、而猶且以父之緒業、不忍遽措、而不聽、邑民亡種食者振貸之、流冗無所歸者予之食、令以免饑餓、方乎冬月雨雪之候、有往來行人困苦者、留之慰勞者數矣、明和三年二月神戶津船商孫三郎船渡能登海、遇颶而敗、船人十餘輩、皆赤身免溺、就生神邑而乞憐焉、久右衛門乃先召衣頒衣之、既又命女工製綿絮、各充其用、舟所失金五十兩、錢五千舟人惜之、他日久右衛門召船人、率間求其所失之處、而往瞰之、往往有所指示焉、於是命壯夫數



人入海搜索、凡船所載物、盡拾得、一亡所遺、乃畀授之、舟人皆垂泣、謝而去、其爲人忠愛如此、邑倣醇朴成風、其俗有大異於他邑者矣、有客嘗就生神邑而沽草屨、其家曰、無所市、第與之耳、乃多出所貯、令擇取焉、已見不稱其足、輒趨乞其隣而與之、且謂曰、聞者猛獸逼人、今日暮途遠、不可獨行也、宜留而宿、客謝曰、事有所急、不可以止也、乃去、其家命壯夫數人各執挺、從而送之云、凡生神邑之力田也、耕種耘耔、一遵久右衛門之所爲、而亡有之先後者、久右衛門以職事赴于都下也、邑人遠送于郊外、歸則出迎

之其所愛慕如此安永三年有

公命賜久右衛門俸糧、出丁錢之外、蠲諸戶役、永世勿替、牛下七海神二邑生里正及伍長等、亦見賜米錢、天明五年、十一月、再有

命、令久右衛門食俸與班次、皆侔于農長、蓋深褒其至性醇忠、亦克施鄰境云、

### 六兵衛

射水郡高岡丁夫六兵衛、家稱巖瀨屋、蚤亡父、自幼克孝母、母性卞急、少有不適意、以非禮晉罵不止、六兵衛不有片言自解、愈益順從、供養甚力、居恒出干



街衢與衆夫負米土俗曰丁持六兵衛稟賦孱弱力不能與衆比肩然夙夜勉力而不怠是以見功反多於衆每日夕歸家以其所得之脚錢盡供母無敢私藏鄰街有守夜廬六兵衛每夜賃守之迅雷暴風輒趨顧問母母病癯廢棄婦功澣濯綴縫六兵衛備人使身雖無全衣而不使母服垢弊也母善嗜酒六兵衛日沽而侑之猶爲不厭而數就酒店而飲頗負其債店或不肯與六兵衛聞之輒竊往償之且預支酒錢約店主曰母來飲請縱飲之自是母日往酣飲時或醉而酗六兵衛慰諭之無敢有怨色人皆嘆稱焉

凡六兵衛之爲備脚也衆夫憫六兵衛之力劣各餘其所負而無與之爭利也六兵衛嘗負米憩于途人察六兵衛顏色罷瘁而問焉曰病乎曰否吾今枵腹而所負且重是以憩耳其人曰子蓋少喫其所負米而姑愈其饑也六兵衛正色曰吁吾所負之者人之物也人之物而私之雖一粒米疇曾可曰之非盜乎吾縱飢而死豈忍爲盜乎其人慙之其廉介不苟如此鄉人戒子弟必嘖嘖口六兵衛云安永九年十一月賜一口俸糧賞褒

多三郎



多三郎者、礪波郡福光邑農太郎兵衛之子也、自少以孝聞、多三郎生、而亡幾父亡、叔父伊左衛門舉以爲己子、鞠愛甚至、多三郎漸長、乃克孝謹、伊左衛門有微疾、每發作、多三郎撫視不解衣帶、伊左衛門不食、則己不敢食、不寢則亦不敢寢、土僧有得照坊、與同郡善德寺爭事、援據者數輩、相與詣焉、伊左衛門與焉、及乎其行也、多三郎心深患之、因從容請曰、大人庶幾無疾病乎、願令小子代行焉、伊左衛門曰、豎子無知、幾敗乃父事、不聽、遂行、廷議裁決、伊左衛門坐事非理而囚獄、多三郎聞之慟哭、自

是食脫粟飯鹽菜之外、一切滋味不入于口、不沐浴、不盥櫛、雖寒夜不襲衣、所親我諭之曰、古者以不傷身爲孝之道也、今子雖處大難、而亦少寢食適節、不使身至於毀傷也、多三郎泣曰、吾一思父而然、豈遑顧身哉、明年春、伊左衛門在獄病、多三郎聚族而謀、乃告于衙、請以代父、廷議聽之、多三郎乃下獄、其六月伊左衛門疾愈、因命出多三郎於獄、多三郎固請曰、父固有宿癥、一旦得間、而其再發也必矣、願上特議、使我代父之身、則死所不憾矣、辭色哀戚、感動府中、司吏皆泣下、事聞、乃免伊左衛門罪、後以多三郎



愈益孝謹賜一口俸

伊右衛門女杉

鹿島郡所口賈伊右衛門草屋稱之女名杉、至性罕

儔天明三年、父有罪繫都下獄、杉不堪悲哀、日夜

號泣、常欲為菜品以餽於父、以不得其緣為憂、乃奮

衣而起、往抵都下、自鬻入賈人六右衛門家稱金屋

街賣菜家、竭力給仕、執事之暇、數調餽菜以饋、致於

父焉、所受之俸錢、盡用諸父事、亡有所遺焉、河北郡

藥師邑有佛寺、距都下數里、杉每夜竣主事、人定

鐘而行、稽顙佛龕、祈蒙慈庇而免父之禍、既而歸、席

苦寢地、殆如袒括之日、家人問之、杉曰、吾父在獄、想

困苦、殆難為情、吾焉得温飽安寢乎、聞者惻然、六右

衛門亦頗憐而遇之、事聞乃有

公命、虧除伊右衛門罪、銀若干、歲賜給、

權兵衛

權兵衛者、能美郡小松賈人長兵衛家稱之子也、權

兵衛生之年、千代邑郡能美農莊兵衛請養為子、權兵

衛八歲、義父病終、權兵衛幼、不能服耕稼、乃寄其田

於里正所、與義母備本邑而給、親父長兵衛愍其孤

貧、因召以處之、權兵衛幼稚之心、頗憫義母、日夜思



而弗措、長兵衛於是乎不得已、而復使還於千代邑、居亡何、而義母失明、不能自給、權兵衛年方十二、乃自醫事邑人理右衛門、以衣食義母、其省視顧養、必於主家食後瞬息之間、不敢以私廢主事也、夏日之長、則諸力田者、午眠以息、權兵衛及其間、行于合邑而乞食、或拾得薪木而充禦冬之用、夏夜炎熱、則侍母扇枕驅蚊、冬則襲炭煖牀、辱凡所獲一醬肉一尺布、必先與義母、諸所忠養勞事、有不可言者矣、居恒每遭小疾、必服藥、人或規之曰、苟且服藥、貴人之事也、非子之所宜也、權兵衛不可曰、我義母之在世也、

一欲全我身也已、年已三十二、所親勸之曰、與子之勞々事母、豈若娶妻而夫妻共全供給之愈耶、權兵衛然之、乃納邑人之女以爲婦、婦亦婉婉、克盡事姑之道、生一女、女生三歲、妻病亡、明年、義母罹疾、權兵衛竭力救治、百藥不効、竟終、權兵衛事義母、十二歲至三十五歲、供養篤謹、二十四年猶之一日矣、自妻之沒、寄其女於外舅吉兵衛所、又或處之主家、而朝夕之資皆取諸俸金之中、而不敢妄費於他焉、權兵衛已盡受所寄田而佃焉、而月得十日、以力主田、若值佳節、則他奴婢隨例休肩、特權兵衛不然、主人見



三州府志卷之五  
之固命止之、其誠忠謹敏、率斯類也、郡令恒川七兵  
衛行部、異賞與錢二千、尋具狀以聞、迺賜俸糧褒之、  
仁太郎

金澤新街匠人多助、家稱福正寺屋、次子仁太郎、幼  
有至性、多助亦克事母而無違、頗耽嗜酒、母常憂之、  
嘗戒之曰、汝沈湎于酒、吾恐以是損汝之性命、吾太  
憂之、多助自是遂止飲、天明三年、秋、大水、犀川橋壞、  
州府命工更作、多助首與事焉、乃成、寬政元年、夏、又  
大水、橋復墮、乃因故令多助司治之、未半、多助坐營  
辨有私伏辜下獄、母妻子屬、於邑悲嘆、仁太郎最深

憂之、一日跪母曰、今父如此、自太母以下、何以衣食、  
吾能鬻身以供於朝夕之資也、母以其幼之故弗聽、  
仁太郎於是就近邑賈家、修製煙草以受其賃、日供  
母、及明年之春、仁太郎頻哀戀父、寢食殆廢、既聞父  
病水腫、乃見祖母請曰、聞父今疾、吾願以身代之、祖  
母曰、吁若不識獄中之艱難困苦、而易爲言也、若若  
幼弱、不能一日處身也、仁太郎曰、果如言、則父如何  
得以全生、愈傷吾心而已矣、固請弗已、祖母曰、若志  
則美矣、雖然若兄臨墮善病、獨若足幹、乃父之事、吾  
老且耄矣、所賴者若一人耳、請姑待之、仁太郎不忍



拒之乃已一日仁太郎蚤起往市獲蜺而還告母曰  
日聞此物能療水腫請烹而致之父又嘗薄暮立舍  
後看落花悵然含淚母為問之乃曰吾思父而哀焉  
耳近邑有八幡祠仁太郎日詣而禱父之病既聞父  
病日篤乃奮然而起請招伍家之人曰吾父在獄病  
日革矣請小子代父使父出獄姑調養願宜助吾志  
告于府以使稱吾之願敢布腹心父老咸嘆其志乃  
具狀以告事聞有司傳

公命曰童幼至孝所罕也其特法釋多助罪而優賞  
仁太郎仁太郎拜命驚駭喜躍急裝籃輿要父於

獄門父出仁太郎從歸家多助見母妻悲懼交集召  
仁太郎泣且謂曰不圖今日復相見固雖因

公家罔極之皇恩職汝孝愛之力是由吾不敢忘也  
今而死且不憾矣所憾者使老母懷後來無窮之憂  
也汝克代我務頤養之言既未安而逝亡何賜仁太  
郎俸糧都城尹及佐吏各予米錢而褒之親舊朋友  
亦咸爭問饋稱賞之

宇都宮正庵女末

末者能美郡小松醫宇都宮正庵之女也克孝父母  
父末病廢業母亦行步不利在于牀蓐兄某遊學在



京、妹幼家食，是以財資耗竭，日以窮困，乃售宅，僦居  
邑人仁兵衛家稱杉屋大家，未獨殫力賃作，縫裁紡績，亡  
所不為，鷄鳴而起，營辦飲食，然後就功，窮日之力，而  
以過夜之半，父母時覺止之，未陽諾，乃為卒事而寢，  
即復竊與為之數矣，屋主閱其匱乏，間以食品予，未  
而鋪之，未喜而受之，既亦輟己，供之父母，年二十五，  
鄰人為勸嫁，未謂父母老病，如何而他適之為，不可，  
凡為父母之外，不出戶庭，人罕識其面者，寬政四年  
夏，街令有賀某，嘉未孝行，畀金歲賑給，八年秋，正庵  
病卒，後又令具狀以聞，乃賜俸糧賞褒。

七兵衛女余所

小松賈人七兵衛家稱島屋女名余所，以純孝見推鄉  
里，家太貧，余所典身於織戶，竭力織絹帛，勤其課功，  
凡織戶蓄織絹帛者，別受其賃，直也。之餘，以育養父母，  
立限勤其者，別受其賃，直也。之餘，以育養父母，  
父沒，余所力不能營葬，舊時所事之家，及親舊皆恤  
而賑給，殯殮頗備，自是余所入家養母，雖貧衣食無  
缺，鄉族嘉余所間雅貞正，多為謀嫁者，余所以母老  
皆不肯聽，母聞而諭之曰：汝有善家，宜不可失時，如  
我之養，亦有汝之娣在焉，莫以我之故也，余所故曰：  
未欲適他也，愈益承事不怠，寬政七年，街令召余所，



爲優賞、

八右衛門

能美郡吉谷邑農清兵衛、有子六人、長八右衛門、次新右衛門、次喜兵衛、次清八、次又八、季清左衛門、皆與孝友、各家于同邑、若一人有故後耕耘、則餘五人戮力助之、初三男喜兵衛之異居也、八右衛門頒田與之、父清兵衛念喜兵衛年少、不了農事、因姑就其家而輔理之、竟終于喜兵衛家、後喜兵衛業日興、較廣田地、於是、以八右衛門初所頒之田、歸納如數、八右衛門亦擇其山有財利處與之、其友愛義烈、皆如

此、八右衛門性行確實、頗有才略、農長舉爲里正、自鄉至鄰境、諸關於公事、涉于滯義者、必就八右衛門而諮詢、八右衛門苟不以驕人、必能竭誠、務爲人、郡令嘉其行治、與錢若干褒賞之、

清八妻長

清八前見妻名長、吉谷邑農八左衛門之女也、年十九爲同邑清八婦、生二子、昆曰清助、季曰又助、天明六年、清八嬰疾、二子更力田事、長視疾之暇、傭人理田、清八疾日漸、其十二月終、長時年二十五、清八宗兄八右衛門等集議、將爲長再納贅、長不懌曰、今所議



者、非吾之願也、能惠而為我則有斯二子之在焉、伯也叔也、辱訓導之、使之力於畎畝之中、而奉夫子之後、又辱由是得全吾婦節母儀之行、則何德如之、是吾之所以日夜憂勞不忘於懷也、敢請以此謀之、八右衛門等垂泣感長之言、遂從之、長每遇夫之祥忌、則必營庶羞、招致親族、族人諭之曰、今者主亡子弱、家不可以有所費也、長曰、善如所教、雖然、祭之為義也、所以奉乎其先者也、若其忽之、則所以繼後之道、或幾乎熄矣、如草酌薄奠、吾將竭力營之、人善其言、各餉米錢資費云、清助年甫十三、一日長命使適鶴

來市、因為炊精飯飯之、裹其餘以行、清助呼弟、將頒與之、長曰、毋、原是為汝遠行也、而頒之、殆不支汝午食也、清助曰、雖然、郎幼稚無知、偶所有之物、彼將欲之、乃頒鋪之、聞之人嘆曰、非是母也、弗可有是子也、農長所兵衛居子釜錄長志行、告于府寬政七年五月、賜錢若干

佐兵衛女曾與

曾與者、小松賈人佐兵衛家稱金屋之女也、僦居東街、在子小松城下父母衰老、偕不能營生、曾與獨織紉受質、以育養父母、寸陰分晷、無徒過也、以故為父母之外、絕



无出門戶、人多不識其面者、父及後母深感其篤孝、晨昏相昵、談笑歡娛、如不識貧窶者、寬政七年、街令召界錢若干賞之、

半兵衛

半兵衛居千小松、沽魚以給、事母孝養、不遺餘力、每出未嘗有不告其所之、其出也途反、戒婦曰、今日所進于母、宜某物、而出、既復反曰、庭有薪木、旁午、速不取、恐或令母躓焉、如此至于再、至于三、其顧念母、皆此類也、家遵之、敦孝成風、婦及子弟幼稚、亦皆愛護老媪為心也、半兵衛嘗轉商、宿濱佐見、能美郡半夜火

見、在千小松城之分、因促裝甚急、同宿之人曰、止矣、夜闌不宜獨行、吾為子苦危之、且未詳火所、借令小松火相距遠矣、行且弗及救焉、盍待詰朝、半兵衛思母之情弗能已、乃起、松林三里餘、犯黑夜而還、半兵衛服賈也、賣買尚義方、嘗抵濱海、遇漁者來賀遷、半兵衛定其價、別與錢若干、人問其故、半兵衛曰、渠已擔至、不可沒其力也、其廉義如此、寬政七年、街令與錢賞之、

與三左衛門

能美郡三坂邑農與三左衛門、孝于二親、家素貧、年



十七喪父、時資財窮屈、多所負債、因乃捐家及田地、以分償、又典身同邑、總左衛門爲奴、邑俗使事奴僕、月耗五日爲休暇、與三左衛門以此日僅耕種、育養母、年二十八、欲以父嘗所賣故主、總左衛門田請買之、總左衛門以與三左衛門、舊忠勤之故、輒聽其請、而亦不取其價云、與三左衛門隣家有女、母欲爲與三左衛門納之、及娶、婦亦孝順、事姑甚謹、生一子、亡幾死、親舊勸繼室、與三左衛門謂、苟不識其人而納、如有不悅于母、而一旦離婚、不特病吾家、亦且辱人之女、吾所不欲也、不果、母年老多病、與三左衛門自

是雖有事之利、莫宿于外、母疾日漸、時冬時寒甚、寢具不全、寒夜輒安母、足於己腹上溫之、母痛不欲生、一日謂與三左衛門曰、大命曷爲期、殘喘餘息、徒累若爾、與三左衛門流涕而對曰、孺人隆恩之亡極、肝膽塗地、安得報萬一、請勿出斯言、母歿、與三左衛門哀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隣族慰解之曰、順死愈於逆生、且子於生養無不盡、尚何負慊、又宜節哀攝生、曰、吾於母在時、欲得一絮衣、而力不能、罪何言、豈吾心之所能盡乎、聞者泣下、子與三年十三、方祖母疾篤、撫視服勞、無出戶、人皆稱做其父而然也、農



長孫助具以告、寬政七年、郡令深異賞、界錢若干緡、  
重兵衛

能美郡一鍼邑農重兵衛、以誠實謹敏、見重于縣邑、  
慶長而降、世居本邑、父祖相襲稱重兵衛、父有至性、  
年十二亡父、乃克孝、母、母性下急、少有過差、輒至斃、  
撻流血、猶能趨和承意、愈倍謹厚、重兵衛亦能繼父、  
孝義最厚、十四歲父逝、以其莫了田事、不可統治、農  
政乃頒田之半借人、及二十二歲、乃復受并之一鍼  
之爲田也、皆取糞於小松城下、重兵衛常先明而往、  
是以比衆夫出邑、重兵衛既已歸來、凡郡邑修橋道

淪溝渠之事、諸邑通力爲之、以其丁壯雜糅、無一人  
任責、僉相猶相懈也、特重兵衛朴忠而力、其就事也  
每先衆、其休止也每後衆、其尤臨惰倦力者、懇懇諭  
告、令懷勵也、凡所處畫、常慮謹備、除元日之外、朝暮  
食息之間、或綯索、或捫履、田事畢則整飭農器、來耜  
銚父之屬、罔不該備、而間有求假者、亦喜其適于人  
用、輒借與無難色、及其還也、或缺壞損敗、亦不少見  
顏面、但有求繩索、藁薦之屬、亦雖假與、而言其人常  
無備虞之心、規戒之、自親戚鄰鄉、或苦於租稅、艱於  
歲役者、力之所及、必盡其方、雖貸金錢、亦不取其息、



及期不得償者、乃緩其限、重兵衛自奉極儉厲、非力田、不食粳飯、衣不過纈、布唯歲首拜年、新棉衣、首用膏油、其餘蓬頭、麻絲約髻而已、雖有儲蓄、不爲利鬻米穀、天明癸卯、年穀不登、甲辰郡國饑荒、米價升騰、至石錢十千、鄰鄉之人、皆勸以以善價時沽之、重兵衛不可曰、廢舉謀利、商賈之事也、農家不及見年之成、則不可虛儲糧也、至秋、穀較豐、價隨賤、乃以其所贏盡鬻之、人蔑不嘆稱其志行也、天明八年、州府優賞、與錢若干、

久七

久七者、金澤商太兵衛家稱別屋之子也、有一姊一弟、久七自少有孝行、年二十餘、事醫須貝玄徹、玄徹歿、義子嗣後、襲稱玄徹、久七歷事蓋三十年餘、忠愛備至、玄徹稟資孱弱、多病善臥、因屢廢業、而家累頗衆、以故益窮困、雖適有病客請治、不得購藥品、因謝而去、久七痛憫之、私出營辨藥品、納與令得其業、玄徹喜之、及客致禮物、則先受久七俸錢、久七固辭而不受、猶且勞事、不遺餘力、值其暇、則出傭于鄰鄉、得其賃、以給主家朝夕之資、有時主家食飲亡贏、則私抵家、就妻紡績自給之中而食、不敢令主家知之、嘗值



冬時夜甚寒、玄徹最怯寒、而衣衾不全、久七解躬所  
衣衣之、已蒙冀薦以達明、其忠愛又有至如此者矣、  
寬政八年、妻歿、子女皆幼、恐其顧養之、而或闕主之  
務、乃移家主家之側而居焉、一親故嘗諭久七曰、子  
生產未成、而私累且衆、猶爾事貧困之主、而齷齪虛  
歲月、竊爲子惜焉、母乃于仕於他乎、久七曰、善如所  
教、然吾事我主也有舊矣、今請遽去、則主或憂之、吾  
不忍之、且吾欲及一見主家之會、與運也、竟不聽、先  
是伍家長老、具狀告聞、寬政九年、正月、街令召錄忠  
狀、以金二兩并與曰、久七忠節奇持、鄙野所罕、僕奴  
輩宜見而傲之矣、見賞如此、及六月、更又加益、故所  
賜、爲中銀五錠、沒身歲賜給、



三州良民言行錄卷下

金澤 河合良温 著

六郎右衛門

中越新川郡鉢邑農六郎右衛門、性行寬忠、材畧愛人、務在哀矜、初同郡河原波大熊二邑、爭山地、訴于所治而未決、既二十四年矣、寬政庚戌再訟、二邑舉將造都下而請裁旨、六郎右衛門聞之、心不可之、一夜大會邑父老、謂曰、聞者、河原波大熊再興爭爲訟、諸老聞之乎、僉已聞、六郎右衛門曰、方今



國君樹綏兆庶，猶父之於子，則凡在國之民，齊是兄弟也，則亦豈可不怡怡親慤乎？今二邑遺兄弟之誼，爲小利相爲敵讐，固是惑道溺欲者也。夫兄弟惑且溺矣，亦且可弗顧救而若路人然乎？僉曰：今二邑怨恨相構，虎視眈眈，勢不可當也。六郎右衛門曰：何難焉？諸老益少加思諸，今二邑之所爭，職利之由，噫利者，亂之本也，去利取義，何爭之有？今說二邑啖以利，則銷其爭也。如湯之灌雪，僉曰：爲之如何？六郎右衛門曰：量二邑所爭之地，割我邑內與之耳。諸老聞而可之。六郎右衛門因以是謀諸闔邑，僉莫不從聽者。

六郎右衛門於是詣二邑，說曰：頃年陰陽謬盭，水旱不節，稼穡不利，百姓幾飢，幸天之未亡斯民也。今茲風雨時若，土物頗有生意，民宜當於是時，耘鋤竭力，以膺天意，上以慰國君之憂，下以養父母妻孥矣。然而狗意逞志，爲訴糜財資，不識爲怨怒，自陷於困苦焉。是勝與不勝，成與不成，皆親招禍而遺戚昆裔者也。計莫過於此焉。吾危憫焉，雖然，二邑之所欲者，土地也。吾能爲二邑割吾邑內之地界之，宜以是行平，辭義懇款，誠忠見乎面。於是二邑之民，叩頭而謝曰：老父之言信然，敢



不聽從也、苟徵老父之教、永陷于困亡焉、今辱奉格言、猶何受地之為、二邑相與固辭而不受、遂行成、自時三邑相親仗、全好云、郡令異稱以聞、寬政辛亥、十月、賞六郎右衛門、歲與米貳石、沒身給之、伍長太兵衛米一石、本邑聽其年租稅之半、

與三右衛門

中越礪波郡今石動農與三右衛門、克孝父母、適金澤、為堤街伊右衛門家稱、奴、務事甚勵、每受俸金、盡遺鄉里、而莫一有干己、石動距都下八里許、以其不能屢省視父母、積歲致思、終買小舍於都下、迎

二親居之、事主之暇、屢候安否、孝愛莫不竭力、街令美其孝、界米二苞、

太郎右衛門

石川郡賀加柏野農太郎右衛門、至性過人、交友和厚、未嘗有爭也、母蚤亡、父足痺艱步、太郎右衛門恒肩出、遊涉歷覽、唯其所欲、柏野驛郵也、太郎右衛門日驅馬通行旅、得賃以給養父母、每夕歸家洗馬、懇懇慰勞、揖謝而曰、今日亦疲矣、食得吾親者、實爾之力也已、其魯直誠實、有如此者、其愛養也、夏熱則涼廐、冬寒則著蒿於馬額、以禦寒、蓋天資忠愛、親親及物



者、率此之類也、

### 五郎右衛門

能美郡賀加三谷邑農五郎右衛門有孝行、家從而輯睦、邑之俗、淳朴和諧、未嘗有與外爭、蓋戴上守法、民風超越于群邑、五郎右衛門在其中、特以善行彰、遠近靡不嚮慕其風采、農長源治居澤邑于具狀以聞、寬政八年、賜錢若干賞褒、

### 與兵衛

金澤賈人與兵衛居于鱗街、家稱能登屋、與兵衛初名市兵衛、父亡、襲父稱、能書計、兄弟四人、長即與兵衛、次仁兵衛、次半藏、季伊右衛門、皆孝友、父在之時、各服賈、與兵衛特在內、給事父母、或疾則兄弟四人共無出外、父之臨終也、兄弟相與瞻疾、調養愛護、莫不竭力、衣被垢汚、與兵衛獨治之、不使他人代之、父七十八歲亡、殯殮較備、友人爲與兵衛納婦、與兵衛曰、母性憚人、如爲娶婦之故、令母煩意思、則恐非孝養之方也、不敢果也、與兵衛性行檢厲、寸陰不敢荒寧、營生之暇、旦夕出戶外修途、冬時積雪之候、則以未撥雪廣路、或爲避馬之處、冰凍凝結、則施灰道上、使人不踐滑而仆、以及隣界、隣人趨出謝其勞、與兵



衛曰、惡何辱此言、吾爲如此者、一思行之人而然也、其爲人不厭勞苦者如此、天明癸卯、秋、大水、都下大小橋梁多流亡、鱗街有小板橋、殆墜、與兵衛兄弟戮力、乃衝風雨、運巨石鎮之、以是獲全、往來不病渡也、吏見錄其功、聞于衙、寬政辛亥、街令召與兵衛、界錢若干褒之、

清六

清六者、居于石川郡賀加官腰、家稱戶水屋、爲船商、嘗繫小船於大野船廠之側、文化甲子之冬、往至其所、有腰袋遺在乎側、內有銀錠八封、直銀八萬錢封賣米五

石券、四顧無人、清六意、必當尋覓者來、佇望者久焉、既而見人有自大野邑馳而至、清六颺笠招之、至、問之、則果其人也、道是寺中屋八右衛門之奴也、因乃如數與之、郡令脇田祐忠稱善左衛門聞而異稱之、聞曰、清六志行清潔、不爲巨財濫乎其中、可謂至正至直矣、宜旌表之、使民矜式焉、乃界府中方金三箇、一方金五百錢褒之、

香右衛門妻與津

金澤賈人吉右衛門之妻名與津、事舅及夫甚篤、吉右衛門亦事父克孝、居于野田寺街、家貧、爲荒街守



夜丁處邏所與津日爲食饋之供給甚有禮風雨之夜則代夫巡街中比曉歸家經犀河津舟人未出則褰衣涉之其爲夫勵躬志氣勇猛有若斯焉天明壬寅吉右衛門苦篤疾與津日夜焦思殫精供養太勤鄰里罔弗嗟稱者其年街令嘉與津志行與錢若干賞之

### 喜兵衛母比佐

比佐者金澤商人喜兵衛家稱菓子屋居于寺街與長寺之側之母也事母尤厚母居弟宇八家家稱菓子屋居于淨安寺側比佐之親家也比佐日趨候安否文化三年母逝其病臥淹延彌多年

比佐愛護深至飲食致其飽寢處致其適衣被裊褥諸汚染者與弟宇八洗滌修治不使人代之唯恐有一忤其意焉喜兵衛家政不振比佐深憂恤之其商政與家事巨細盡輔之夜則瞰其家屬皆就寢之後綴縫紡績受賃以給朝夕之資人莫不相傳推其精誠純厚者矣享和三年鄰里具狀以聞乃賜比佐三千錢賞褒

### 宇八

作腐家宇八居于金澤淨安寺側與姊比佐以孝行彰聞母信奉佛每詣佛寺宇八保抱携持路遠則肩



之、至其所、旦夕禮佛像而后拜母、其至敬至恭、亦與他孝子順孫承意取悅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享和三年、賜字八錢三千賞之、

女僧妙順

妙順者、金澤商人小兵衛家稱川石立屋居之姊也、小兵衛自弱多病、弗堪事、屢廢業、是以家計窘匱、妙順賃縫臺笠、以給母與弟、寬政十二年、母年九十、因律賜一口俸、時妙順年已六十九、衰憊不能賃作、乃下髮爲尼、乞食都下、人或畀一文錢一撮米、則喜溢面、曰、遺諸老母必底豫、人疑飾其外、乃施從、瞰其家、

則妙順踞母候安否、以諸所乞獲之物、羅列乎膝下、取歡、人因嗟嘆其至性矣、蓋妙順所母事者非親生、妙順生三歲喪母、獲養叔母、遂全母子恩、篤孝敬事、踰乎所生、寬政十年、邑人具狀以聞、賜妙順錢二千、褒之、十一年、求孝義嘉行、寬賜時、妙順下世、小兵衛亦病終、政府猶徵小兵衛後六兵衛者、賜一萬錢、追賞之、

澁右衛門女世無

金澤商人澁右衛門家稱北村屋居之女名世無、自幼孝于父母、家固貧、父患癰疽、動輒發作、苦悶、世無



在側而調護，母亦患眼，家無治生之理，世無乃備隣族，纔得賃直以給菽水，有人云：宜父母疾，則必窮力獲其物而進之，先是父有罪下獄，自時世無下牀寢地，母止之弗聽，想父積病而不措，白衙願代父罪，獲允遂下獄，亡幾，廷議嘉世無孝行，除漳右衛門罪，世無年長愈益孝謹，遠邇善其令德，文化三年十月，賞賜銀錠一枚。

### 七兵衛

金澤之商七兵衛，家稱越中屋，居于新街，備以給蚤亡父，事母太孝，每出歸，輒不及脫鞵，跪母諦候安否，

或傭會夜闌更，則請主人抵家，不敢使母念已，苟過位，必鞠躬如，若母有物與之，雖微必中額拜而受之，夫如此故，妻子能效之，待老母如嚴賓，七兵衛性行廉潔，雖窮屈，不敢仰濟宗族鄉黨，寬政十一年，都下地震，七兵衛家井壞，伍家勸助修之，不肯聽，固疆而後可，其耿介不苟者如此，都城尹嘉其行治，與二千錢賞之，十二年十一月，再與錢一萬，是歲老母年九十，因律賜一口俸，十三年，母病亡，送葬窮力，爾後行傭不解，率家衆有禮，皆整齊輯睦，享和三年，復賜米五苞賞之。



安右衛門

安右衛門者、金澤商長十郎之弟也、別舖於他邑而  
 鬻細貨、自幼孝于父母、務悅親為心、寬政六年、父逝、  
 自時安右衛門日至母所、時寒燠、察飢飽、得一物、輒  
 趨供之、如兄出則在母側、談笑款洽、雖及夜之闌、兄  
 不歸則不得敢去、嘗疾不食多日、母患之、安右衛門  
 亦思母憂已、強食以見快候、其欲安親心、他皆類此、  
 街令深嘉之、十一年、界二方金矜賞、十二年復與銀  
 錠一箇、旌表里閭焉

小助

金澤商小兵衛、家居于六斗林、稱新保屋、家貧、賣菜  
 營生、使其子小助就工人源七、家稱田中屋習銀匠  
 事、寬政九年、小兵衛坐伍家人下獄、小助驚駭悲痛、  
 廢寢食、乃請主人白衙、將代父罪、是歲九月、小助代  
 下獄、明年五月獲釋、時病瘡甚、伍長里正為請衙賜  
 府錢一千、小助復就源七為銀匠、能惜寸晷、勤其課  
 功之餘而受賃、以資父母朝夕之費、後遷居新街、勤  
 職極敏、十年七月、街令召小助、與錢二千、十二年、再  
 界錢一萬、享和三年、復賜米十苞、優賞、遠近莫弗嘆  
 羨、稱譽者云、



松本甚藏女土和

土和者金澤浮人松本甚藏之女也幼為商人長右衛門所養長右衛門備以為生家太貧寬政七年值篤疾行步不利且聾徒食而已土和年僅十餘歲賃縫臺笠以營養義父寒時則長右衛門脚痺疼痛苦悶不堪土和輟事撫足每夜如此長右衛門甚喜謂非親子而孝愛如此者蓋神明之所冥佑也然而久病氣急動輒出非理之言土和能恕之順從祇敬莫苟觸忤十年土和嬰疾廢事殆垂飢餓隣保雖憐之亦皆貧寒不暇賑他是歲七月里胥白衙與錢二千

十一月再與一萬錢享和三年復賜米十苞賞之

喜助

金澤之商喜助家稱白山屋居于長門街父為備以給享和三年歲八十二先是疾在牀二十年母年七十八家舊貧喜助自幼就近邑賃修煙艸資朝夕長寓賈家左兵衛家稱岡屋居右衛門橋側以日所獲錢不及計較盡遺父母供甘旨費父母日以是為樂父母俱者有時反目喜助危憂之流泣數慰諭之辭色懇到父母以是感悟終止遇兄弟甚厚店主美喜助志行為為低其店租云鄰鄉莫不稱美者享和三年賜米十



苞賞之、

理兵衛女津幾

津幾者、金澤商理兵衛家稱黑梅屋居于川南街之女也、弟妹四人、長曰津類、次即津幾、仲曰吉次郎、季女曰波也、享和三年、母歲六十四矣、自初疾二十六年、狂亂不愈、傲慢罵詈、不可近、理兵衛因白衙、令閉室居之、居十三年、理兵衛死、津幾亦心志惑亂、不啻不能護母、反多妨害母、津幾以是罷仕、入護母、貧艱因悴、猶能竭力營理、務以不忤母意為心、是以狂氣較治、街令嘉其久年孝養辛苦、享和三年十二月、與米五苞褒賞、

宗兵衛

礪波郡中越賈人助三郎、家稱是安屋、居于城端西下街、次子宗兵衛有美行、明和六年、如金澤、為賈人文右衛門家稱白山屋居于木街舖之副手、安永九年為賈人宗兵衛所養、女其女、以繼後、鬻豆豉豆油、業日興、義父沒襲稱、寬政五年、街令為窮民賃修道路、是時宗兵衛多為食頒食、令美其惠、與銀錠一枚褒之、是歲疹大行、恤貧民困窮、頒與精米二百三十戶、戶五升、因伍長賑給、親兄助三郎疾不能治、生宗兵衛納以養之、妹適城端與右衛門、家稱梨屋下生子女三人、既而



夫亡、家以困悴、宗兵衛引營、養之、後復買家於城端、居之、今猶遺財資、源源不已云、

### 二郎七

高岡越中買人二郎七、父曰覺、兵衛、家稱紺屋、居于二郎七十一歲亡、父之疾也、撫字調護、莫不致力、藥餌與諸所營理、年長且不及、聞醫言父疾篤、竟不可起、竊請鄰人宗左衛門、寫父肖像、父沒之後、旦夕拜禮之、如在焉、薦香火奠羞膳、告日所有之事、至孝至誠如此、事祖父及母甚孝、遇弟太友、及長家益雍睦、文化五年、街令賞異、錫家丁役、

### 傳右衛門

傳右衛門者、金澤買人、家鹽屋街、稱杉村屋、居恒備本願寺之穎院、家口衆多、猶能理整、不格艱苦、事母篤孝、及壯不婚娶、意娶婦、或有不悅于母、則家庭生恚、有生子多、則衣食不給、以故不敢娶也、弟善助志行凶險、嘗犯罪繫獄、及釋歸、母太愠之、傳右衛門跪曰、渠一旦過行、苟懲悔、奚憚于悛焉、骨肉不可割也矣、友愛愈惇、弟因大慚服、遂勵志行、街令高畠厚定善傳、右衛門純孝、又克化、成頑弟、界錢萬五千賞之、與兵衛母以知、



三州良民書行錄卷之六  
金澤之商與兵衛之後母名以知、有親子若干、而愛育與兵衛、亡與所生異也、夫亡之後、紡績織紉弗惰、夜以繼日、是以衆口稍給、與兵衛長而放橫、屢無狀、愛以知、以知嚴雖申戒、而內加惻怛、掩匿覆蓋、怖人知之、與兵衛之出奔也、以知急備人逐召歸、憂勞痛苦、見于顏面、見者爲之傷心、街令高畠厚定具狀聞曰、以知志行超越、近世所罕、可謂克節儉矣、與錢萬五千褒之、

又右衛門

礪波郡戶出邑農長又右衛門以才畧惠德見推、寬

政癸丑、秋風、頗害穀實、甲寅春、穀價騰躍、民食匱乏、又右衛門散錢二百緡振之、民猶不足、先是州府發廩米、齊貸與、以故民有贏儲者、彊守儉省費、諸土功修造之事、皆廢而不問、下民傭工賃作者、愈益窮困、殆垂飢餓、是歲春初雪未消、又右衛門大興土功、以浚溝渠爲名、遂及垣牆室屋壞損、悉營繕補修、但舉貧民老穉羸弱者、賃從事、所費四萬餘錢、自時近邑富民相效、修理墻屋者、比比相爲、是以貧乏之民、得業舉火者數十家、相傳稱又右衛門才畧、先是郡令大野定樹長屋規景、具狀以聞、蓋又右衛門賑民、不



獨今也。是時殊有惠德者，以其首剋土功之故也。

### 市十郎

羽陰郡能川尻村富農市十郎爲邑伍長，寬政癸丑春，獵獲鱸極多，邑人三十餘人買之六十萬錢，曝乾轉沽近郡諸浦，諸浦亦多，價大低，失利倍蓰，因再詢市十郎，市十郎乃復舊所，鬻折其價得三十萬，以十五萬乃與畀三十餘輩，以償其曝乾之勞，餘十五萬乃與畀師，願其半，畀師四十餘輩，苦于失利，市十郎恤之，又以所獲于己，復願與四十餘輩，亡有所遺矣，鄰里嗟服其長者，市十郎有寄田數頃，其使令耕種，務

在慈惠，以是令聞，彰于遐邇，郡令神保純倫，樽羨恭具狀以聞。

### 紋左衛門妻豐

金澤商紋左衛門家稱田中屋之妻名豐，事姑愛敬甚至，姑久年四肢癱瘓，不勝匕箸，豐昕夕慰勞撫視，恆其意志，事夫最謹，家政艱苦，豐殫力極精，衆口以給者，職豐之力，此由街令高畠厚定聞之，將賞之，驗問之際，豐病終，猶召紋左衛門爲豐界萬五千錢，追褒之。

### 五郎右衛門五兵衛傳兵衛

五郎右衛門五兵衛傳兵衛，皆鳳至郡能田鶴濱富



農也、寬政癸丑春、邑里困窮、五郎右衛門等謀于邑  
小吏、量民極乏絕者、界米穀振之、五郎右衛門所出、  
二斛、五兵衛傳兵衛各一斛五斗、窮民大說、郡令異  
稱之曰、凡郡邑匱乏相恤、恒所戒令也、故厯小相資  
給、間有之、而五郎右衛門等、慧志奇特、備記以聞、  
伊兵衛理左衛門忠右衛門佐兵衛藤兵衛  
寬政甲寅春、米價騰升、羽喰郡登能地頭街邑伍長伊  
兵衛理左衛門忠右衛門佐兵衛及上農藤兵衛五  
人、界民無田祿極窮乏者、錢周給之、伊兵衛所出、之  
二萬錢、餘各五千錢、但懼民之困乏、政府固宜振救、

而非下民可得而私也、故不敢以施與為名、因立券、  
以麥時為限、蓋為不使借者服勞稼穡而有慢心故  
也、民繇之得以不舍耒耜也、至六月麥乃成、諸所借  
者、集母錢如數、詣里正五右衛門令歸納、五右衛門  
乃召伊兵衛等歸之、伊兵衛等受之、復更益之買米  
十石餘、量戶口多少、頒與、借者咸辭謝、固強之、遠近  
稱其惠德、郡令召伊兵衛、大賞之、

平三郎平四郎圓四郎三右衛門伊兵衛又右  
衛門

小松石川之俗、多織織帛為生、歲轉鬻京師諸州、寬



政癸丑之甲寅京師不振輔醫滯而不行諸織戶閣  
 手徒食下民備賃者殆垂飢餓平三郎家稱于瀧助街  
 平四郎家稱于茶屋街圓四郎家稱于新街三四郎家稱于金平  
 川居于西街伊兵衛家稱于八日街又右衛門家稱于東  
 香相謀將周之但懼不可恣以私惠焉共與私白于  
 州治令因聽之平三郎所出十萬二千八百六十錢  
 街四百九十二戶戶百三十錢就居者三百八十九  
 人人百錢平四郎所出八萬五千二百五十五錢圓  
 四郎所出六萬百八十錢三右衛門伊兵衛所出各  
 八萬五千二百五十五錢又右衛門所出六萬百八

十錢凡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錢八百四十三戶  
 戶三百二十錢就居者四百六十三人人二百三十  
 錢窮民以是免飢饉街令召平三郎等賞之具狀以  
 聞

與助

與助者石川郡高尾邑故里正六郎兵衛管家伊助  
 之奴也寬政癸丑伊助有罪囚都下市司局獄與  
 助太憫之既而伊助疾日篤與助乃趨赴都白于  
 衙請曰願俾吾主姑釋囚得療疾焉因以身代之哭  
 乎府下而弗去廷議美其忠乃使伊助出獄而又不



使與助代焉、蓋深褒其忠節也、數月、伊助疾較痊、因  
還就囚、於是與助復請、曰、願從主獄中視疾、以及全  
愈、諸司相議、罪人從人自古所無也、不聽、郡令杉野  
盟嘉與助具以聞、不幾伊助獲宥罪、

長次郎

長次郎者、鳳至郡能五十洲邑農甚、右衛門之子也、  
歲備爲河北郡粟崎船戶藤四郎擢手、寬政甲寅四  
月、伯父源右衛門有罪、繫都市獄、歲九月、長次郎  
竣事歸家、聞源右衛門事大悲、乃治裝、不出三日、趨  
抵農長友右衛門、居同郡請曰、願代伯父罪入獄、辭

義極懇、友右衛門因述事、拜長次郎請狀白于州府、  
府乃召長次郎、諭曰、源右衛門罪譴、輕重未判、廷議  
裁決、而陷于大辟、則汝身未可測、連及如何也、汝固  
識此乎、長次郎曰、重誅固所分矣、身首殊處、且所不  
憾矣、吏司咸嘉其志操、猶令里正訊鞫、驗問、長次郎  
陳里正言曰、先是十七年父亡、四年前、母亦終、自從  
父亡、伯父之於我、猶子也、撫我養我、長我教我、吾視  
猶父也、吾今有妻及子、歲十一者以下三兒、吾豈不  
憫之者哉、雖然、不得弗憂伯父之憂者、亦義思不負  
舊日之異恩也、已、長次郎起家、與婦爲別曰、吾今代



伯父下獄、一旦死非命、汝勿恨、吾恒周旋海洋、出沒  
波濤、如遇颶覆敗、則亦必死非命、汝等思諸源右衛  
門妻雖喜夫之出獄、而亦思長次郎赴難、深為悲痛  
云、長次郎之傭藤四郎也、每竣事、必定來歲之約、而  
是時殊不定約云、州府司吏、是以益察其情實確誠  
也、因述事具聞、廷議聽之、長次郎乃代源右衛門下  
獄、乙卯三月、宥源右衛門罪、出長次郎獄、長次郎出  
獄、聞源右衛門在邑疾、甚憂之、曠黑將上途、而獄官  
以長次郎赦狀告郡令、書至較遲、是以不得急還邑、  
其恩愛眷戀有如此、郡令以府貯錢五千、賞之、聞曰、

長次郎志行精誠、辭色言氣、非筆翰之可述盡矣、宜  
特裁議、獲優賞、見推重如此、

四郎右衛門總右衛門

珠洲郡能登雲津邑農四郎右衛門弟總右衛門、共以  
孝友聞、田祿若干、相傳五六世、而亡有隆替、力田最  
敏、貢稅每先乎衆、每徵徭錢、未嘗後期、又未嘗以財  
資累長老、里中力役、孳孳汲汲、不敢與人計較、如有  
人後耕種、必就助其力、有老母年八十餘、婦與子女、  
諸在家者八人、皆共敬事老嫗、且暮定省、然後拜禮  
佛龕、至于夜則候母寢所、請茶請煙、覘其辭色、至于



再、至于三、每夜如此、衆所食極粗糲、特母進炊鑿精米、婦子女化之、忠愛太厚、四郎右衛門每出、雖少間不有不告、其如近邑也、預定其歸期、於其所往、雖有事不得已者、亦必不有負其期也、總右衛門爲伯父所嗣養、克事義父母、孝義尤篤、自義父母共歿、日顧問本母、每得一味、必懷而餽之、事四郎右衛門、友愛甚至、出則同行、入則談笑款洽、謀農政、話佛理、娣姒亦從而雍睦、未嘗有片言相爭也、長老戒諭里中、必曰四郎右衛門兄弟云、鄰人有孫兵衛、初家貧、常做四郎右衛門之爲、而業漸興、租稅徭錢、不敢有所遁

也、郡令梅羨恭神保純倫嘉之、甲寅十二月、界兄弟各一口俸糧、沒身給之、

兵右衛門

兵右衛門者、石川郡北安田邑伍長彌次兵衛之奴也、性行謹敏、寬政甲寅、彌次兵衛家、夜修貢米、燈火著、火勢較熾、施及屋宇、兵右衛門輒急赤手趨救之、火乃止、里中皆意、兵右衛門不特懼貢米之懼災之重、又且慮主家負失火之譴、遺形骸而赴于炎火、非至誠篤忠者、安能與此焉、郡令嘉忠志以聞、且請曰、郡中今見有餘田、願賜兵右衛門區田若干、松三



三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十株、烈于鄉民、褒美忠節、令衆庶有所勸勉、乙卯十二月、賜米十五石、松三十株、聽所請、

仁助仁助姊佐與

礪波郡中田邑農仁助與姊佐與、共有至性、家極貧、而諸租賦戶徭、未嘗有所逋矣、又無敢以錢穀仰宗黨鄰族、有老母、伏疾七年、四肢不舉、不耐自食、仁助與佐與、日夜在側撫視、是以仁助雖備賃治生、遠方必辭、而母有命之、亦莫敢辭、畢事則必速還歸、仁助與佐與、恩義尤篤、旦暮拜考於祠堂、事母於室內、極守儉素、與鄰境相親、人皆善其家行、而矜式者亦衆

云、郡令長屋規景大野定樹、異稱以聞、畀仁助及佐與錢三千褒之、

孫六

河北郡常德邑農七兵衛之次子孫六、天資淳朴、孝義罕比、同郡材木邑農伊兵衛晚年生一子久四郎、慮其幼稚不可服農政、難立以爲嗣、乃聞孫六有令望、請養以爲嗣、以女女之、孫六奉子道、甚至、家從而雍焉、及久四郎漸長、伊兵衛心欲更立之、一日謂孫六曰、吾已養汝爲適矣、今久四郎年已長成、吾將立之、因頒與汝田地區宅、汝別居焉、孫六受而從之、無



毫怨色、遂分宅居焉、寬政甲寅六月、伊兵衛病終、久四郎繼後、丁卯夏旱、久四郎貢稅不給、乃鬻家償之、久四郎母患之、孫六乃詣里中長老請曰、久四郎吾義弟、而家爲吾宗、父沒而纔期年、至家茲亡、甚可悼也、請粥我家、救彼之不贍、我復主彼家則足矣、長老嗟嘆善之、孫六遂粥家、還與久四郎同居焉、敬養義母、輯睦家衆、農長少三郎居于杉錄孫六美行、告郡令宮崎元生林克綏、令因就本邑、踪跡驗問、情實不爽、乃子孫六松二十株褒之、

又右衛門

金澤之備丁又右衛門、居于卯辰月心寺側、自幼有至性、父母甚喜之、父亡、事母孝愛備至、每傭而歸、不及洗足、必先謁母、候伺安否、或懷其所嗜之物供之、時俾母浴、街坊澡室、其從行也、或先或後、保抱調護、如嬰兒然、人舉歎其誠孝、凡給事母、其所命、苟罔蠲忤焉、伍家親舊勸又右衛門納婦、則辭曰、老母猶健、躬家政、吾之幸也、而不可、其實乃慮娶婦、或有不協于母心也、是以年四十四、而未敢議婚也、凡爲人傭也、勤勉詳悉、罔苟有怠惰、人恒稱之、伍家具狀以告千司市局、寬政八年、賜錢三千賞之、



岸丈右衛門二女志婦比呂

志婦比呂姊妹、金澤浮人岸丈右衛門之二女也、丈右衛門居于卯辰心蓮社側、貧窶已甚、志婦比呂共事父及繼母孝謹、鄰里稱之、人皆時勸嫁、而姊妹共慮老父頤養不給、不肯適他、是以志婦年四十、比呂年三十五、猶無嫁婚理也、凡父母之所欲、雖匱乏、必極力營辦、丈右衛門之老未罷仕也、每赴主家、姊妹相從、執手護持之、觀者為之感嘆、及其退隱也、姊妹紡績、以營養父母、衣食漸給者、二女之力此由云、寬政八年、街令為加矜賞、各以三千錢與之、

九右衛門妾與之

金澤商九右衛門家稱米屋居于元如來寺街之妾名與之、生一女、九右衛門沒後、與之以其守操奇特、賜錢三千、獲褒賞、後再令本街部伍、訊鞠因伍長等錄事以告、狀曰、與之今茲年五十、守操無異于前昔矣、賣花以給、女年十八、縫鞵底、賃以資之、初舊主九右衛門造小鐘、鐫記姓名、而納于卯辰籠國寺、以為考妣祈冥福焉、而故住持僧納諸典舖、立限借錢若干、既而出奔、及其期也、典舖以告、今住持僧、寺固乏貧、無營辦理、殆將見沒焉、一日與之詣寺主、僧以是語之、與之驚



三州長民言行錄卷之六  
騁憂勞見于面、謂主僧曰、吾力以辨之、雖然請謀所以復、近江街有九右衛門者、故九右衛門之孫而襲稱者也、寺僧又語之以小鐘事、九右衛門復聞之、更益三十緡界之、於是與之納諸寺、而其所不足者、俾主僧借於他、以盈數、遂得復鐘、使所借錢歲歸之、自時與之與女日儲三五錢、比年而歸納千錢、其辛苦如此、其平素窮居清行不偷者、吾儕所睹聞也、狀上、寬政丁巳、四月、再褒賞與之、賜一口俸糧、沒身給之、  
久太

久太者、羽咋郡農久左衛門之子、年十一喪父、妹波

津三歲、寡婦與孤子、莫々莫所依、於是舉族相謀、迎同郡三郎左衛門弟嘉六爲贅婿、嘉六乃嗣家、襲稱久左衛門、居七八年嬰疾、廢棄農業、時事邑人伊兵衛、日務耕耘蕪蕪、夜則抵己家、瞻義父病、引醫萬方不應、淹延抵死者凡七年矣、其初疾也、手足並痿、筋脉拘攣、五年而下、四肢頑強、如木石、自秋徂春、冷候則百骸疼痛、不可忍、其間發作亡時、甚則諸筋一齊掣痛、方乎是時也、苦悶叫號、雙手絞胸、凝眸不能視、但強按摩、或炙故衣、裹而暖之、僅取快而已、然精彩氣力、不異于平常、以故食飲多所嗜、其所欲之物、極



三州府志卷之二十四  
力供給、以其不克執匕箸、扶而哺之、三年以降、舌強  
哺啜亦難、其物入口、在舌下、不能吐納、則屢以指搜  
出之、更復進之、月內必洗浴四五回、掃臥內、驅蚤虱、  
更易牀蓐、夏夜則雖乏、大出賃直、求蚊幃廣袤尤濶  
者、不使坐側隘也、諸飲食醫藥冗費、不爲不多矣、是  
以已與母妹、衣食奉用、必極艱難、又屢戒妹、必以敬  
事不可忽畧、久左衛門自初疾、口語蹇澁、不可得而  
諦聽焉、然而邑中議義、及田地所務、家事細故、必咨  
稟而行、無專制、故久左衛門恒謂人曰、子與女瞻吾  
疾、莫不一愜吾意矣、吾太悅焉、雖然以衰朽之質、俾

年少輩久服勞勩、亦吾心之所憚也云、而及乎其悞  
腦已甚、則暴怒呵責、不可近矣、而久太與波津、共推  
其煩悶窘急、使之然也、愈益順承、不少見于顏面、及  
其歿也、猶追思其生時窮乏、奉養不給、篤疾淹滯、懊  
懣辛苦而哀慟哭躑云、郡令菅野某異稱以聞、享保  
辛亥、六月、界米三苞褒賞、

與次右衛門

新川郡柳寺邑農與次右衛門、身爲里正、勤于稼穡、  
與僮僕戮力同勞、遇待妻孥、恩惠而有規度、是以衆  
皆雍睦、最敬養老母、定省無怠、事無細大、必受其命、



莫敢拂之、非有大故、無敢留宿外、凡在外所睹聞、必歸告之母、不俾有介其懷也、平素戴佛教、尙神道、率邑民、教恭順、受職以來、未嘗有片言訟獄者、近邑鄉風而慕效、其或爭鬪者、必請與次右衛門使和解、長農總右衛門居于神田邑異稱告郡令、且請曰、與次右衛門資性敦龐、力田謹敏、願有稱異而旌表之、自俾民有勸勉、郡令杉野盟以聞、文化甲子、賜米五苞褒之、

平右衛門

平右衛門者、礪波郡小杉新街之農也、以孝于母彰

聞于郡邑、先是十三年妻沒、人皆勸繼室、平右衛門不肯聽、意家貧子幼、不可無內助矣、然而娶婦苟不順于母、則必噬臍也、終不娶、平右衛門性素檢厲、事邑大姓某、日平旦而興、攝理食品、天明則趨于主家、比及乎食時、請主抵家、而供食於母、但慮其以是妨主事、以故時衆夫日二休止、而平右衛門特務厲事、主亦不敢以是誚讓也、母老失明、恒恤平右衛門勞于衣食、命令一子出事、平右衛門不聽、晝則使子在母側、視起臥、夜則竣主事、歸給事于母、冬時沍寒、則衣被不全、又乏于薪炭、是以寒夜以母兩趾、安於己



腹上温之、自冬初徂春中、每夜如此、夏夜則蚊幃不得用布、以紙爲帳、易之、亦憂其風不透于帳內、而不可堪暑熱、乃扇枕席、不察其安寢、莫敢就眠也、其篤孝精苦、鄉族罕比、郡令進士具狀以聞、文化丙寅、賜米三苞、褒之、

### 三四郎

鳳至郡廣江邑農三藏之子三四郎、幼喪母、事父而孝愛備至、家從而孝順、家事亡小大、必受父命、罔敢私行、其所命或不愜理者、則姑從之、而幾諫、使可愛憐、而亡敢忤之、凡飲食起居、居恒在側、調護之、父如

出外、則恐其或顛仆、而自後隨行、父命固止之、則自垣間竊視其所之、其孝愛皆此類也、值母忌辰、則極力薦物致敬、父之沒也、農長恤其匱乏、遺米五斗、三四郎喜而受之、不敢他用、而納諸香火院、備堂宇修造之費云、郡令高田某具狀以聞、寬政丁丑、賜錢三千、褒賞、

### 仁右衛門

仁右衛門者、射水郡高岡賈人、家稱鍋屋、享和壬戌、令邦內諸郡富饒之民、徵金各有差、上銀錠百封者、錠銀一萬錢、歲以米二十石使歸賜也、仁右衛門固亡



有財主之稱、是時自請獻錠銀十五封、以報公家覆育之恩也、是以不與諸歸賜之列也、先是仁右衛門白郡衙、請曰、山林之中、有荒蕪處、願樹之青梧、以備他日國用、郡令可之、於是移根苗數十株、而培養太力、三四年、枝幹暢茂、矗立森森、殆至六百餘株、皆足可用矣、凡歲所植、培養之勞、人力之費、亦居多、而未有敢以之請諸衙府焉、郡令嘉其忠志、以聞、先是、以仁右衛門行義奇特、賞賜圓金五片、圓金六片、直六錢、文化丙寅、再獲優賞、賜二口俸糧、沒身給之、

### 傳兵衛

傳兵衛者、河北郡南中條邑之農也、資性毅忠、鄉里恒推之、有老母年八十餘、傳兵衛與之俱居、孝育尤至、附于邑人受田、歲稅五六石、已與母衣食稍足矣、居恒懷戴上之心也、文化丁卯之春、詣里正次兵衛、請曰、小人恐懼、不知所陳、願以小人自製短裝一、獻于公所、敢報

公家煦嫗覆育之洪恩焉、老父幸其圖之、里正固知性行誠篤、因審問其所以修製之方、則曰、先是歲探稻穗最佳者、一一精修、時月收貯焉、丙寅之冬、積至



三州良民言行錄卷之下  
可爲一裘，因乃一齊投諸清水，小寒如大寒，刻三十日，浸漬浹洽，極令淨潔，丁卯元日，始爲之，於舍內別敷蒿筵，而傳兵衛洗浴于清水，在其上製之，如有急離其坐，輒雖屢必更盥嗽，苟無汚染，其精誠用心者若此，次兵衛於是告農長藤藏，居于森下邑曰：傳兵衛身鄙賤，亡識而顧重國恩，而弗措其忠厚之志，不敢告者，非義矣，因一以實告云：藤藏以次兵衛之言告郡令，且謂曰：傳兵衛固資性朴實者也，雖然鄙野小人，恐其或銜虛獻媚，而挾覬覦賞賜之心，因就本邑尋跡，情實與所聞，亡毫有惑焉，亦非巧偽飾外者比。

矣，實戴<sub>上</sub>之至情誠篤，亦遐邇罕儔者也，郡令宮崎元生小幡某以聞，曰：傳兵衛身雖至賤，物雖至微，而其所請，蓋本乎敬<sub>上</sub>之至誠，吾儕不可止私議而已，其物第取于衙焉，敢聞，乃不閱月而獲納，裘賜米三苞，褒<sub>賞</sub>之。

三州良民言行錄卷之下終



三ノ宮町金澤區高岡町

明治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御届  
同 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版主

活版會社

石川縣金澤區高岡町  
三十四番地ノ二

發賣所

益智館

同縣同區片町五十  
六番地ノ二

182  
9



